

人生邊上補白

潘銘燊著

按州者黃仲
儒後讀之樹
新人以此不
多時下之也

詩二句與昔日
華之成與而
日清旅者亦
附創此詩唐
所不為獨

青長義然其
離情也兩
歌而然其
且看江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是驚散亂棹誰發絲管
思集池作鯨看不復知思是驚散亂棹誰發絲管
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是驚散亂棹誰發絲管
歎空銀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一在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一驚散亂棹誰發
南純浸山映影裏宛冲融間船舫映雲際寺
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馬奔擊鼓
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

人生邊上補白

枯桐善音供
 淫徒誑恠
 勸人此工指
 夢時了如

前三句則若日
 華之歲首句味
 日讀原之思折
 開闢此後所詩
 所不為

言華在英世見
 雅新色而固雅
 歌而禁聲在表
 只看江月不洗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人事殊興極憂
 思集惟作鯨看不復知恐風自浪何堪及主人錦帆
 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氣埃鳥驚散亂棹謳發絲管明
 賦本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一作如夏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一云下終南黑牛蹄帆
 南純浸山動影裏宛冲融間船舫眼雙雲際寺官明
 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焉奪擊鼓羣龍如拭
 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成已

外

人生邊上補白

Writing On The Book Margins

著者：潘銘燊

封面設計：潘銘燊

製作：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1992 年 7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ISBN 1-895116-10-0

Copyright © Maplebridge Publications Ltd., 1992

First published in July 1992

Maplebridge Publications Limited

(楓橋出版社), Main P.O. Box 3236, Vancouver, B.C.,
Canada V6B 3X8.

Maplebridge Publications (Hong Kong) 楓橋出版社

P.O. Box 429,

Shatin Central Post Office,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CAD \$6.00

《人生邊上補白》序

陳耀南

話說壬申正月，在還未完全變成地獄的地球^①的一角——香港，元宵節的花燈將懸，情人節的賀卡猶展，許多人或「尋春」、或「春尋」、或「閉門造春」^②，總之，天然的氣候雖然持續陰冷，人造的熱情卻也與時俱烈。那位夜訪潘子、促膝談心之後，在潘子「鬼來之筆」下，顯得學問可敬而面目可親的魔鬼，一方面「勝會不常，盛筵雖再」，不免「反高潮」地要稍事休息；一方面也想公餘進修，以期文學造詣追上他的宿敵——上帝^③。就在這個空隙，一種人間罕有的快樂，竟然「越軌」^④地降臨——降臨在全無心理準備的陳某身上。

陳某竟然得到行將返港的潘子之令：為本書作「序」。

正如不雅士^⑤指出：我們的「快樂」，通常建築在若干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別人」的「不快樂」上面。旨哉斯言！潘子足迹遍天下，知交亦滿佈美加之際的五

湖、和港台大陸之間的四海。湖海英傑，由衷敬佩潘子的才識學問、而渴望附驥本書者，大不乏人；我何人斯？而蒙青眼！可見研究舊小說、寫作新文章的潘子，雖然手眼俱高，「卻也不是只管專找有學問的人」^⑥的。

有學問的人蕭叔納^⑦說：「連魔鬼也爲之俯首的，寫這本書；連自己也爲之搖頭，寫這篇序。」——他並且一再鄭重聲明：他這句名言的有效範圍，只限於本書中的陳某這篇東西。在此情形之下，陳某卻之不恭、而又爲之有愧；喜出望外，而又懼藏心內，複雜之情，恐怕可以奉獻給佛洛伊德或者榮格的再傳三傳弟子們，解析解釋。

魔鬼在與潘子爐邊論學時，曾經推斷：「缺乏思考、自制和與人相處三種才具的人，上帝會恩賜他寫作的能力」^⑧——你看：魔鬼就是比不上上帝。上帝的話，沒有一個字不正確；至於魔鬼，雖然「打扮得很令人喜愛」、好像「滿腹經綸」^⑨，可惜就和許多具有如此風範的人一樣，一開口便錯！即如他前面的講法，潘子便是一個例外——他四般才能都很好。陳某又是一個例外——連最後一種才能，上

帝都忘記了配給。

當然，上帝到底是「有些公道」^⑩的——祂起碼給了陳某一項並非人人都可以有的恩賜——有潘子這位相隔了若干屆的先後同學、遲識了好多年的朋友。

好多年來，我們早已有一些共同的好朋友，以及「馬鞍山」、「吐露港」之類好名字，作為共同記憶。只因為好山好水的靈秀之氣，棄愚魯冥頑的陳某而不鍾，陳某於是沒有那種榮幸接受母校長者的「再教育」，於是後來也沒有機會在潘子藏修游息於崇基、弦歌筆削於中大的時候，朝夕請益。在陳某一向的感覺，這似乎是憾事；如今「忽樂斯得」^⑪，可見「快樂在長度方面的短缺」，確實可以「用高度來補足」！

深呼吸^⑫之後，陳某有足夠的能量，由衷地謳歌了。潘子涉獵廣而鑽研深，用筆靈而運思巧，凡讀過潘子的文章的，恐怕都有陳某這個同感。幼時的潘子，諒想也必深思好奇，曾經指點某位大主教聳然而高的冠冕^⑬。現在春秋方盛，雖然沒有成為漂染大王^⑭，亦未當上天堂的正教授^⑮，但早已述作斐然，令人傾佩。單就那則

轉載於「別的書」的《索伊寓言》^{①⑥}——請勿誤植誤讀爲人所共知的「伊索」——而言，已經足令若干千年前的伊索低頭，伯牙意解。又一位「雲間陸士龍」^{①⑦}，已經騰飛在雲高華興鳳凰山之間的華文文學了。

從池畔到雲間，上升的氣流交織自哲思與文采。我們所共同心儀的錢默存先生、以至梁實秋、林語堂等前輩，他們敏銳的觀察、深細的刻劃、辛辣的諷刺、溫厚的同情、配合了與智慧成正比的、自然的幽默，一切一切，在潘子筆下也是層見叠出。我們覺得：稱之爲「學者散文」似乎不如稱之爲「哲士散文」——往日，漢學家的文字，常常令人神疲，宋學家的文字，常常令人頭痛。今日，許多「學者」「專家」的大作，除去了化平凡爲艱深的術語、英文、括弧，文章的長度幾乎減半，可惜仍然令人難以卒讀——除非不幸正好選上了有關的「研究」題目，唯有死啃某大娘的纏腳布，以期「寫」好博士論文。像本書這樣的文章則不然……絡繹奔會、取精用宏的古今勝語，和作者本身深造自得、信手拈來的慧識新解，渾成自然地融合成晶瑩的珠玉。在本書之中，智慧的花朵實在很多很多（但並非「太」

多」)，現代潘郎的燦爛披錦，已經令他的宗先輩安仁先生，悵然而又欣然地一再回顧。爲了便於習慣檢驗「學術論文」的大行家們垂青，現在唯有在抄不勝抄的好例子中，選了若干，挪送到後面的「附注」去¹⁸。

潘子行文，比喻之佳、用字之妙，也是例不勝舉：

「窗框裏鑲着一個玉人。」（頁¹⁴）

「樂觀是病人自己人生觀中產生的抗體。」（頁²¹）

「笑還是輕瀉劑，有洗滌作用。」（頁³⁶）

「笑像地雷，誤觸了它就會爆發。」（頁⁴²）

「寧靜，是山水畫上的空白，必不可無，而非用以烘托或陪襯。」（頁⁸²）

.....

算了。再抄下去，要另編一本《潘語錄》，作爲本書的烘托、陪襯了。

讀了本書的人，恐怕不免痛下決心：下一次看潘子的文章，一定要在軟軟厚厚的沙發扶手旁邊，以免忘形地擊節歎賞，弄得手掌再度腫痛。——例外的或者只是

那些奉「定語」、「狀語」、「動賓結構」之類爲「N個堅持」的「學者」：因爲潘子竟然氣定神閒地聲明：

「依照食譜來烹調，好比對着語法書來寫文章，永不會有好作品。」^{①⑨}！

至於經營「速食麵」而又知道潘子這本書的人，一定紛紛怨責他們的廣告代理：爲甚麼不把潘子的又一句嘉言：

「這篇文章的每一個字，都來自即食麵。」^{②⑩}

早一點大字標出在報章首頁的全版廣告！

爲了表示自己間中偶然也能夠「自開戶牖」^{②①}，陳某辛苦地找到一個窗口；

我們所共同敬佩的錢先生，解《文賦》正文首句「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爲「室中把書卷」^{②②}，潘子則說，「禪、春、人生、真理」等等，「都在大千世界裏，不在故紙經書上；都在窗外，不在窗內」^{②③}。其實，窗外窗內，都是大千世界。若干年後，錢先生的鴻篇，潘子的大作，都變成了故紙經書，裏面不也是仍然有永遠的禪、春天、人生、真理嗎？

最後，陳某想奮勇指出許多人都早已看到的，本書在封面以後的一個顯著缺點：

——爲甚麼不早三四年寫好，讓槐聚先生在還是腕目俱健的時候，欣然命筆，爲本書作序？爲甚麼竟讓陳某這樣一篇四不像的東西，佛頭著糞？

是爲「罪」——序者之罪。

一九九二年 陳耀南拜序於二三八紀念前夕從台歸港之際

附註：

①〈魔鬼夜訪潘銘榮先生〉，本書頁③。

②〈窗的世界觀〉，頁⑬。

③同①，頁⑩。

④〈快樂的定義〉，頁23。

⑤此君又名「拔牙士」，著述等身，有《撒但語錄》、《羅利詁林》、《修羅辭海》等傳世。潘子本書頁②②有「畢雅士」(Ambrose Bierce) 者，與此君姓名相近、撰作相似。有無互相抄襲之嫌，待考。

⑥同①，頁②。

⑦蕭氏姓字，在世界最完備的《西方名人大辭典》亦失載。至於本書頁⑦⑦之「蕭伯納」，是否其遠房兄弟，在嚴密考證中。兩人言論、句式，每多雷同，未知何故。

⑧同①，頁⑦。

⑨同①，頁⑥。

⑩同⑧。

⑪本書頁①⑨，出現了一位 Robert Frost 的詩人而兼「美人」，潘子稱之為「佛洛斯特」——東都的禪味雖然因此特出，可惜不足以形容陳某那種「久候而不料忽

至」的快感。

⑫響應潘子在引述前註美人名句之後的呼籲。

⑬〈大笑落水眞性情〉，頁④⑩。

⑭〈重讀伊索寓言〉，頁⑦②。

⑮同①，頁⑥。

⑯同⑭，頁⑦⑤。

⑰同⑬。

⑱「人大笑之時仰天，這不公平。地更需要人以笑來安慰，因爲它負荷太重。」

（頁④①）

「名人雕像，紀念碑的英雄，沒有幾個是面帶笑容的。」（頁④①）

「笑是錢幣：倘若你對着某人笑，背着他也是笑，那一定是錯體。」（頁④②）

「幽默，好比浪子蕩婦口中的愛情，你越說有，便越顯出它的不存在。」

（頁④⑥）

「世人往往誤使幽默，施於相反的用途。好比一把傘，原意是遮陽擋雨，卻被揮舞刺戳，成為攻擊的武器。」（頁48）

「跟肚皮辯論是徒勞的：因為它沒有耳朵。」（頁60）

「既然祖先吃了蘋果，唯有默默接受烹調飯餐的結果了。」（頁64）

本書之中，諸如此類的雋語極多。其實，以前各「注」，都已經是另外一些例子。

①9〈飲食真理〉，頁68。

②0〈你即食物〉，頁66。

②1《文心雕龍》語。

②2《管錐篇》頁1180。

②3〈窗的世界觀〉，頁13。

自序

潘銘榮

這個書名真難改！就寫作動機和過程來說，應該叫做〈寫在《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這樣佶屈贅牙、信而不潔的書名，肯定會被讀者的唇吻口齒所拒絕。——有誰願意經常唸着繞口令呢！

也想過仿效文藝青年的腔調，用書中頭篇文章標題做書名，於是此書書稿曾以〈魔鬼夜訪潘銘榮先生〉的名字接受師友的青睞。對此，反應很不一致。有人覺得尖新趣致，有人認為離經越軌。業師錢存訓教授——錢鍾書先生的多年舊交——則委婉地提議，單用〈魔鬼夜訪〉四字。終於，付印前改轅易轍，以現在這個書名面世。

讀者只消翻翻目錄，都能夠指出：這書的題材完全抄襲錢鍾書先生的〈寫在人生邊上〉，雖然連「邯鄲學步」也算不上。幸好錢先生在序中說了：「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好多空白。」這就

爲追慕者留下了伏筆，和辯解的口實。

我當然不會認爲〈寫在人生邊上〉的書邊已經填滿，更不會認爲〈人生邊上補白〉的書邊缺少空白。相反，人生這部大書還可以再補白、三補白、四補白……這不就是人生的真相嗎？

陳耀南教授的序，思靈辭巧，竟成爲全書最精采的一篇文章，使其他作品黯然失色。向高才博學之士求序，是有這種苦惱。但人生的苦惱事太多了，又何妨添上這一件呢！

目錄

序（陳耀南）		I
自序（潘銘榮）		XI
魔鬼夜訪潘銘榮先生		1
說窗（三篇）		
窗的世界觀		12
窗和愛情		14
日就窗		16

論快樂（六篇）

好鐘點.....

病得快樂.....

快樂的定義.....

智者樂不如愚者樂.....

夜深莫夢少年事.....

快樂十訣.....

18 20 22 24 26 28

說笑（七篇）

衆生皆笑？.....

天堂須歡笑.....

獨笑未爲欣.....

最佳良藥.....

30 32 33 35